

# 尔滨之旅 一场晶莹剔透的梦

□ 宁方慧

哈尔滨的四季，各有各的美，各有各的梦。无论是冬日的冰雪奇缘，还是春日的万物复苏，夏日的音乐盛宴，秋日的花香世界，这座城市总能给人以惊喜和感动。晶莹的梦，不仅仅是冰雪的梦幻，更是这座城市四季变换的美丽梦境。

而我，就在这四季的更迭中，继续我的哈尔滨之旅，继续做着属于我的晶莹的梦。每一次的旅行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，每一次的体验，都是一次生命的升华。哈尔滨，这座北方名城，用它独有的魅力，让我一年四季都沉醉在晶莹剔透的梦中。

## 1

如果说哈尔滨的四季，需要从一个冬梦开始。轻柔的冰雪女王，挥洒着魔棒，翩翩起舞，装点出洁白的童话世界。

65座一类保护建筑；92座二类保护建筑；77座三类保护建筑……东西方文化融合渗透交织在一起。雪花在飞舞，我在建筑中追踪探寻，去读她的名片，去读她的故事。

雪花不言，下自成片。每个游客走在哈尔滨的街头，都会际遇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浪漫。或在童话般的梦中开启一段恋情，或在童话般的梦中追忆一段往事。冰雪城堡、冰雪滑梯、冰雪装束、冰雪火锅、冰雪冻梨，只要你能想得到，这里就能找到你的愿望，还有你想不到，也能得到的惊喜。哈尔滨的冬季，藏在一个晶莹的梦里。

## 2

冰雪逐渐消融，渗入乌黑的土壤。春天在柔风的牵引中走来了，晶莹的冰凌挂在屋檐、树枝上，正午滴滴答答地落下水滴，敲打着还显坚硬的地面，呼唤着冬眠的动物快快醒来。远方的大雁也急急地回归了，盘旋着寻找一个个曾经栖息的湿地。

半城春水，半城冰；半树梨花，半树雨。一道道春光，散落出一道道彩虹，沿着松花江畔，沿着湿地湖泊，沿着树木草丛铺开，晶莹剔透，睡眼惺忪；还有些湖鱼，在入冬时来不及回到深水，搁浅在岸边，躺睡后不再醒来；一年早春，遇到冻雨，所有的建筑、草木、江河湖泊瞬间被冰锁住，鲜亮晶莹……一张张精美的照片，一个个精致的瞬间，记录在我的相机里，如果你有幸春天来到哈尔滨，会收获到意外的期许。

母亲从来没有说过“遗憾”这个词，但我知道，她的一生是有许多遗憾的。

在走之前那几天，她时常处于半昏迷状态。有时她会喊“儿啊——”，我立即靠近并告诉她我们在呢。接着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妈不识字儿，长得又丑。”

母亲没上过学。姥姥姥爷过世早，她在自己还是个孩子时，就得照看比她小的我舅和我姨，还得侍弄田地，所以从未上过学。母亲很聪明，记忆力也好，近些年，她已经认识了一些字。有时候打电话，说起她的高血压和胃病，我再三说，你吃药的时候，给药盒做个记号，别弄错了。她说：“放心吧，药盒上那几个字，我差不多都认识了。”

自从读大学离开家乡以后，我每年回家的次数都很少。几十年来，每次回家都匆匆忙忙的，很少与母亲坐下来聊聊天。父亲2018年去世以后，母亲来大庆生活了一段时间。那时我卖了旧房子，新房子正在装修，就找了一个临时的住所，在一个老旧的楼区，五层，没有电梯。那时候母亲上下楼还没有问题。楼区里住的人不多，仅有的几个老年人她都认识了，可以说说话，她还挺高兴的。但是那几个老年人隔三差五就去别的孩子家，或者外出旅游了，她说邻居有的老人用的是能视频的手机，我说给你也买一个吧。她说，别买了，认识的字太少，买了也不会用。言辞之间，有一种淡淡的失落感。

母亲经常说自己长得丑，我知道她在说自己腰弯背驼的事。其实母亲年轻时身高也有一米六五左右，她三十多岁时不幸得了类风湿，时常躺在炕上疼痛难忍，只好服用一种激素类的药，吃完就可以坚持继续下地干活了。由于



## 3

四月，粉红的桃花、雪白的梨花、李花、杏花、樱花，布满了哈尔滨的角落，一条街一条街地盛开，温暖了整个城市。五月，淡淡的丁香，披着紫色的光晕，绽放在冰城夏都的大街小巷。

轻轻地叩开时间的门楣，在花海的铺排中哈尔滨的夏季到来了。百年的老树盘曲着遒劲的枝丫，油亮的叶子拨动着绿色的波浪，抚摸着光影斑驳的龙脊和它延展出来的百年记忆。一米多长的石条直直地深深扎根进黝黑的土地，打磨成一块块枕式面包石，圆润而细腻的纹理，泛着金褐色的光泽。

哈尔滨是音乐之城，这里是中国接触欧洲古典音乐最早的城市，2010年联合国授予哈尔滨“音乐之城”的称号，哈尔滨也是亚洲唯一获得此称号的城市。

哈尔滨将音乐融入街头巷尾、百姓生活。哈尔滨大剧院，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、群力音乐公园、松花江畔、中央大街的上空流淌着美妙的旋律，哈尔滨处处都有音乐的踪迹。在哈尔滨，你可以看到街头艺人演奏古典音乐，也可以在公园里听到孩子们的合唱，音乐无处不在，它渗透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让生活充满了艺术的气息。

在哈尔滨的某个夜晚，我漫步至一处阳台，那里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。夜色如琉璃般闪烁，交响乐的旋律撩拨着观众的心。夏季的夜晚，漫步在松花江畔，可以听到街头艺人的吉他弹唱，或是古典音乐的现场演奏，悠扬的旋律与江风交织，让人沉醉。哈尔滨音乐节，吸引了国内外众多音乐爱好者和专业人士，成为这座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## 4

不疾不徐中，天空打翻了调色盘，五彩斑斓的哈尔滨之秋到来了。整座城市变成了五彩的世界，博物馆、火车站、铁路局区域，大直街西段和学府路区域，秋林、极乐寺、彩虹桥区域，果戈里大街南段区域，中央大街、松花江、索菲亚教堂周边区域，道外区域，松北群力区域等等，高低相间组成十几个乐章。老街上的一沙一石，一梁一木都隐映进色彩斑斓的树木中。

高远的蓝天漂浮着朵朵白云，像棉团，像浮雕，边缘清晰、形态各异，有的还挖了个洞，阳光斜穿宣泄下来，有的镶了金边，熠熠生辉。整个天空是晶莹剔透的，到了夜晚，天空蓝得更加鲜亮通透。

秋天，哈尔滨的色彩变得丰富起来。枫叶如火，丁香叶似金，漫步在中央大街上，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活力。秋高气爽的天气，让这座城市更加迷人。哈尔滨的秋，是收获的季节，是五谷丰登的季节，也是人们心情愉悦的季节。

榆树、糖槭、五角枫、茶条槭、拧筋槭、红叶李、紫叶稠李、金叶榆、金叶复叶槭，一夜秋风，一场秋雨，红的叶子、黄的叶子、紫的叶子、绿的叶子、橙的叶子……形态各异地缤纷起来，做着丰收的梦。

长期服药，再加上营养不良，母亲的脊椎骨一点点弯下来了，腿骨也出现了问题。有时候她自言自语，当年要是不吃那个药就好了。想了很久，她又说，唉，太疼了，不吃啥也干不成啊。对她来说，这也是一个不可更改的遗憾。我读大学期间，母亲每次生病都不告诉我。有一次假期回来，家里大门紧锁，邻居告诉我母亲住院了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，个子变小的母亲在我心里仍然是高大的，她一辈子不愿意麻烦和打扰别人，包括自己的儿女。

今年五月初，母亲突然喘得厉害。我带她去离家100公里以外的市中心医院看病，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及其朋友两个人忙前忙后，母亲和我非常感动。那天中午在一家饺子馆吃饭的间隙，我去停在门口的车上取来自己的两本诗集，赠予同学及其朋友，母亲一直盯着我的书看。那次我真的应该把书拿给母亲看一眼，那上面有我的照片，母亲看见自己儿子出版的书，一定会非常自豪的。其实，母亲那天已经用多吃一点饭的行为，表明了她高兴的心情。而没有亲手摸一摸那本书，她肯定觉得很遗憾。联想起她后来说的“我不识字儿”，我觉得她是在为自己不识字而自责，同时她也在怪罪我，为什么当时不把书给她仔细看一眼？这也将是我毕生的遗憾，我的书有许许多多的读者，却缺少了自己的母亲。

2023年6月1日那天，母亲的血压下降很多，我建议给母亲输点血。医生同意了，可是护士无论怎么采不出配型和做其他化验的血了。第二天中午，经医生同意，我冒雨去医院门口的药店买了一瓶人血清白蛋白，我想给母亲增加些营养，几天没吃饭，她一定是饿了。显然，已经没有什么药能起到神奇的作用，就在那瓶白蛋白滴完以后没多久，79岁的母亲呼吸逐渐减弱，眼看着监护器上呼吸的次数从每分钟二十几次到十几次，然后到个位数……

在山脚下，在永翠河边，我的母亲，终于又和父亲相聚了。母亲的遗憾，在她，已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烟消云散；在我，则有一种疼痛，根植在心里，每到夜深人静时，它都会悄悄地长高。

林区人谁不知大名鼎鼎的油锯手啊？早年，截材伐木不都靠他们吗？

在塔南生活的那几年，我家这趟房住着一个叫赵老嘎达的油锯手。每年冬春两季，他都跟施工进山采伐。为了赶生产，就连过年都不回家。都暮春了，赵老嘎达才蓬头垢面背着他那把宝贝油锯回家修整。油锯手属伐木工种，活儿虽苦但待遇却不错，光是一年一发的劳保就令人艳羡。什么大棉袄二棉裤，狗皮帽子大头鞋，军用棉被羊皮褥，都用不完。那顶新款硬塑安全帽是赵老嘎达的最爱，都下山回家了，赵老嘎达还不忘扣在头上满街嘚瑟。问他，他说习惯了。那时，父亲常领我们从山上拉回一车车烧柴。这些烧柴不是枯树就是倒木，手工截费时费力，几天也不出活儿。好在有赵老嘎达和他的油锯，于是，父亲就请他帮忙。赵老嘎达很爽快，他那把油锯也带劲儿，一启动就威风抖擞，上切下割自如翻腾。油锯在赵老嘎达手中锃光瓦亮地响了不到半天工夫，家门口那大堆长木就弄成了短小的木样子。

技校毕业，我被分到林场学校当教师。巧了，文科组冯老师的丈夫老张也是油锯手。那次，老张被林业局总工会表彰，顺便回家修整，冯老师就请我们几个男教师到她家喝酒。老张干油锯手差不多10年了。他身材魁梧，手臂粗壮，眼神中透着一股坚毅和专注。老张说，别看当了劳模，可心里并不舒坦。油锯手的乐园是大森林，没树可伐，我们最悲哀。冯老师说老张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油锯手，是一时一刻离不开采伐作业的油锯手。从去年的9月到第二年的5月，是林业采伐的黄金期。这段时间，老张和他的工友们吃住住在山上，甚至春节都不回家。一顿饺子下锅后，老张们浑身又充满了迎风斗雪干劲。阳光下，他们像大兴安岭上层层叠叠的山坚固而有力量，那把把动力十足的油锯在他们手中欢快地轰鸣着。这轰鸣响彻山林，震撼群岭，而余音则像营地里冒出的炊烟，到了黄昏久久不散。老张除了当油锯手，还兼着生产安全员。老张的这个安全员可不一般，负责的劲头可真足。作业时，他总不时地叮嘱着工友们注意安全，还不忘提醒大树倒时尽量避开幼树。

老张好为人师，连队里的油锯手们都跟他学油锯安全操作技巧，从未出现过事故。老张说，油锯笨重，端握

## 油锯手

□ 朱明东

龙江故事  
非虚构

最有讲究。要是马马虎虎手忙脚乱的，就易出事故：轻者锯链锯断，重者造成人员伤亡。所以呀，干这活儿脑子得使好，光低头傻干，一句“顺山倒喽——”喊半天了，你还拖着油锯杵在原地不动咋行？可光脑子好使，不知爱惜和保养油锯也不成。都保养啥？嘿嘿，那可就多了。像什么锯链、导板啦，还有什么离合器、过滤器等等，不定时检修你试试？

油锯手顶呱呱，油锯也呱呱叫。2008年，大兴安岭呼中区发生森林大火。火势汹汹，连破两道防线后，张牙舞爪向呼中镇扑来。小镇之外，荒草瞬间便可被点燃，可那些灌木又怎能须臾燃尽？倘若火势得不到控制，小镇必遭凶险。危急时刻，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森林防火指挥部紧急调来数十名油锯手。他们手提油锯，与森警部队齐心协力，在小镇的外围迅速开辟出一条长达2000米、宽100米的防火隔离带。最终，小镇成功躲过一劫。油锯威力不减当年，而这数十名油锯手终成大森林里的骄傲传奇。

漫步林野，我仿佛又听到了那此起彼伏的油锯声。不一会儿，油锯声成了最美妙的天籁。它穿林越山，在蓝天碧岭间流转回环，豪迈悠扬。音韵中，赵老嘎达，老张……一个个身影越发鲜活。而他们的子孙，正接续父辈懿范，奋楫笃行，在浩瀚林海中涂绘新的图腾。



《收锯挂斧》油画 郭景华

## 白豆花儿与红豆腐

□ 宋扬

人间至味是清欢，白豆花儿和红豆腐就是我们那些年的美食清欢。

做豆花儿时，父亲减去了灶膛里多余的柴火，让豆浆不再翻滚。母亲开始往大铁锅中均匀地洒石膏水。不一会儿，那一汪原本黄白的豆浆慢慢变得淡绿清澈了，松松散散的豆花也魔术般沉淀析出。母亲轻轻舀出一小盆白玉般的豆花儿。此时，柔弱的浆水，已经站立成挺拔的姿态。这座白玉一样的小山，就是我们的午饭。母亲双手捧起一个笊篱，在锅中反反复复不轻不重地按压，压实了，抄起刀横平竖直直走几刀，那些豆花儿又蜕变成一方豆腐。父亲早已准备好一块新抹布，摊在大笊篱中。母亲捞出豆腐块儿，把它们逐一平铺在抹布上，那一方“白玉”似乎瞬间明亮了四壁黢黑的厨房。

豆花儿只是“一顿鲜”，豆腐才是老家餐桌上经久不衰的硬菜。豆腐切片，菜籽油烧烫，煎成“两面黄”，能放十天半月不坏，做蒜苗回锅肉时放上几片，若绿锦上添花。豆腐不煎，哪怕只是与白菜一道做成素汤，也清爽爽。

豆腐舍不得全吃完，父亲还要留下一些做红豆腐。把大块的豆腐改刀，铺在洗净晒干的稻草上，再盖上一床厚棉絮，不出几天，毛茸茸的白絮便爬满了整个豆腐。父亲用筷子小心夹起霉豆腐，先过白酒，然后放进调好的盐巴、花椒面、辣椒粉的盆里轻轻滚几圈，一块乳白的霉豆腐就成了红豆腐。装坛，掺入熟菜籽油，密封好，等过年的腊肉吃尽，蔬菜也

青黄不接时才取出一两块，闻着臭臭的，一筷头进嘴，却奇香无比。如果保存得当，一坛红豆腐能紧紧巴巴地付大半年，它为我大半年的寂寥而寡淡的白饭着色，让生活多出聊胜于无的微弱色彩——父亲最是懂得普通人家过日子需细水长流的生活秘籍。

偶尔，也有敞开肚皮吃豆花儿的时候。外婆家在我们家坝上头的泡桐崖，不远，但那里地势高，渠水难上去。外婆家与我家恰恰相反——她家田少地多。地多，点的豆子就多。记忆中，每年冬天，外婆总要喊我们去她家磨两次豆子，不做豆腐，只为饱饱地吃两顿嫩豆花。父亲和母亲忙完一天的活儿，夜幕降临了，才背着新碾的米匆匆赶去。父亲知道外婆家田少地多，每一次，不用母亲提，父亲总把米背篓装得满满的。昏黄的油灯下，外婆、舅妈、母亲有一搭没一搭拉着家常，父亲和舅舅慢悠悠喝着土酒。老八仙桌上，滚烫的豆花冒着白气，凉了，递进厨房烧滚了再端出，接着吃……烟火气，豆花暖心，浑然不觉间，屋外已是白霜满天。

离合悲欢人间事，如今外婆早已辞了人世，舅舅因车祸离开了我们，我与表弟也都离开了故乡。关于白豆花儿的往事就像一部蒙尘多年破损不堪的电影胶片，我无数次努力试图修复出儿时清晰的影像，到头来却发现都是徒然。

人间至味是清欢，到花儿来，那能把一碗寡淡的白饭点缀成似锦繁花的红豆腐，真的无以取代啊。

## 母亲的遗憾

□ 一歌